



萧军全集

3

华夏出版社



3

萧军全集

第三代（下）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军全集. 3, 小说 / 萧军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5080 - 4664 - 8

I. 萧… II. 萧… III. ①萧军 (1907 ~ 1988) —全集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5152 号



纪念作家萧军百年诞辰



续写《第三代》时的住地——窑洞
1945年·延安

第三代

(下)

内容提要

《第三代》是著名作家萧军在三四十年代撰写的，是继他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作品以二十世纪初叶旧军阀统治的东北为背景，描写贫苦农民受地主的欺骗、剥削、压迫，以及彼此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描写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当胡子，以及这支胡子队伍的真实生活经历；描写背井离乡的农民在城市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学生运动面前的欢快情绪。

作品着力刻画井泉龙、林青、汪大辫子、翠屏、刘元、林四姑娘、大环子、焦本荣、田家梅、石竹青、高天青等贫苦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深刻揭露了杨洛中、杨承恩、杨承德、金英、段巡长、徐连长等人凶残、暴虐、奸诈、愚蠢的丑恶嘴脸。胡子头海交、半截塔，以及英国女教徒卜教师、沙俄没落贵族赫列斯达可夫、日本浪人天野大郎等的种种表现，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明朗的地方色彩，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文字反映了作者当年的写作特色。



目 录

下 册

第五部

- 三六 长春城 3
- 三七 公园以外 26
- 三八 天河酒馆 49
- 三九 爱民村 76

第六部

- 四〇 端午节 101
- 四一 杨家夜筵 111
- 四二 巴图营子 134
- 四三 青沙山——榴花开的时候 144
- 四四 一连剿匪的骑兵 162
- 四五 珍珠和金英 175
- 四六 最后的决战 186

第七部

- 四七 胡小五和焦本荣 197
- 四八 都市之夜 211



四九	请愿	218
五〇	杨局长家	231
五一	医院内外	245
五二	将军	257
五三	戏院	270
五四	自杀、火灾	279

第八部

五五	剩了一颗子弹的手枪	299
五六	两弟兄	307
五七	饥民群	320
五八	遗嘱	335
五九	游行示威	337
六〇	卜教师和“耶稣受难图”	354
六一	他也被赦免了!	365
六二	蛇	383
六三	两只白鸽子	402
六四	又回到凌河村	420
后记		424

第五部



三六 长春城

长春城并算不得什么一座美丽的城，人们也并不是为了寻求美丽或者享受美丽，才特意遥远地离开自己所生长、所熟悉的乡村或城市，来访问它、投奔它，甚至于来到这里居住——这只是为了在这里生活得比较容易些。

因为它几乎占据着我国东北部大平原上的中心地，也就是北满洲农产物集中的大仓库，它被南满、中东、吉长三条铁路集中着。这些铁路俨然是三条巨大的吸管，它们从这城市吸去各地所需要的粮食以及其他，又带回这城市所需要的各样东西。各帝国主义侵略的各种力量也就从这吸管内外输入着。它又是北满洲和南满洲实际上的分界点，国际间——主要是日本和革命前的俄国——争夺的军事要点和市场，因此它就被重视、被繁荣着了。经过了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以后，俄国遭了失败，日本帝国主义就更毫无忌惮地开展了它的满洲殖民政策和各种侵略政策，无孔不入地激进着。

一千九百十几年春天中的一个早晨，一长串满满装载着由山东、河南、直隶……各地移来的难民的四轮马车，又沿着“南满车站”那条宽阔平坦长长直直的柏油马路，向“中国地界”城里的方面奔跑下来了。驾车马们疯狂地喷吐着雪白色的雾气和口沫，激怒地抖摆着鬃毛，在那清亮的细碎的马蹄和车轮一片交响的声音里面，每一个车夫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暴乱地摇着鞭子，大声地吆喝着牲口，笑叫着和自己竞赛者们赌着速度。他们似乎已经忘了车上还装载着那样多的人和物，这倒像在跑马场上作着夺锦标的竞赛了。

车上，那些浮着一层黄土色的人们——有冻结着胡须的老人，戴着虎头式红色风帽的孩子，蝎子尾巴似的翘着发髻的女人，蒙着头布的壮年男人们……是那样木然地紧紧把持着自己的位置或身上杂色的包裹，任着这“命运的车”在奔跑……



一些双马的马车因为速度快，竞争着已经滚过了那中日分界的一条白色的大石桥，向对面那条陡然狭窄起来和有着上斜坡度的马路开始了较缓慢的行进，这时候一辆单马的马车也跟着出现了。因为这车没有橡皮轮带，因此那破落的轮轧声就特别清明，加上那瘦小而又跛着一只脚的枣红色的老马，这就显得特别寒伧。这车夫的样子也似乎是睡着了，鞭子插在身边，两条马缰松弛地挂在他那对袖起来的手臂上。因了他那帽子戴得过度低下——几乎压到眼睛——和那耸立起来的山羊皮的大衣领子，这人的脸是不容易被看到的，只是从那时时嘘出来的白色气息和偶尔向那马斥责地喊一两声，人才知道他还是清醒着的——并没睡着。

“这就是啦——永生店。”当这单马马车也照样拖过那桥，艰难地爬上到城里这条凹凸凸凸的长坡马路，在距离那桥南头约有一里路左右地方一家小旅馆的门前，它终于缓缓地簸荡地胜利似的停下来，车夫指一指这小旅馆门额上一块黑地白字的小匾额，回头来向他的乘客说了——这乘客是一个脸颊削瘦得像个猿猴似的小老人，一只眼睛深陷在眼盂里干瘪了，他正用着那另一只小眼睛把那匾额看了一会，又把手里的一张纸条样的东西看了一下，才回问着说：

“这就是七马路吗？”

“那匾上不是还写着‘长春七马路永生店’么？”车夫有些不耐烦了，他从胡子和领子上抓了一把溶解着的小冰条扔到地上去。这老人给了车钱，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从车座位里提起一个小行李，小心地把那掖在行李外面的一具二弦胡琴顺理了一下，脚步有点不自然和僵直的样子，就一直走向那小旅馆的门前。

关于林青要到来的消息，汪大辫子本来早就从信中知道了的。他几乎每天当靠近黄昏或早晨这般的时候，就在这小旅馆门前，一面大声地招揽着将将从火车上下来的那些难民客人；一面也鼓涨着自己紧张的心，在等待这老人。近乎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每天接待到的却都是一些陌生的和自己乡土的声音完全不同的客人，不独没有林青，连凌河村的一个什么人影也没有。他渐渐感到了倦怠和冷淡，他怀疑着这老人也许是病倒了，也许是不来了，也许是被火车载过站了……但他知道林青曾说过在年轻的时候是曾经在这个城里流浪过的——这后面的猜测当然是不可能。今天，他刚把一批客人安置到后面的客房里去，还想到门外看一看是不是还能够招呼到一批客人，忽然门扇响了一声，一个灰色的影子似的矮小的人影竟悄然地出现在他



的面前。

“老客，辛苦啦！请到后面吧……”为了面迎着阳光，汪大辫子一时认不清这来人的面貌，从那背着包裹的样子，他是敢于断定这应该是一个单身的客人了。

“是我呀——大辫子……”这人影清朗的声音使大辫子吃惊了，——在这城市里除开自己的家属和林荣全家，谁还知道他叫汪大辫子呢？他吃惊地睁起两只眼睛，搔了一下额头，正在努力地要认清这呼喊他的人。

“不认识了么？是我……”

在这声音刚刚落了下去，汪大辫子已经扑过来了，急切地他寻不出恰当的语句，只是瞪着两只要爆破了似的大眼睛，两只手紧紧地抓住那老人瘦削的肩膀头摇着：

“你这老怪物，怎么今天才到啊？我每天几乎要盼穿了眼睛……在门口等着你呀！……”

“早到，晚到，早晚总要到吧……”汪大辫子接过去林青的行李放向一边，林青伸手把胡子上脱落下来的一条冰溜从领子里掏出来摔在了地上，微笑着说，“这里的天气还是这样冷哪！从天气上看，这倒还像是若干年前，可是这城的样子却完全不同啦！早先这地方，”他向门外指了一下，“我记得是一片荒场，只是埋着一些死人的坟……如今想不到活人却把死人踏在脚底下了。……”他一半像回忆又像是慨叹似的竟述说起若干年前他经过时，这城的面貌和情景，“我记得，这城的东面是有一条河的，如今还有吗？”这却使汪大辫子不能回答了。他虽然来到这城已经度过了半个年，但他却是一只蹬轮盘的小田鼠似的，并不知道这轮盘以外的天地，他也没有这愿望。他被一种什么眼不见的力量威吓着，控制着，除非不得已，他决不愿从这狭小的笼子里探出脑袋，或者把自己的脚去踏到一条陌生的街。他预感到这城市里每一步全似乎埋藏着一种不可测的灾害！更是那些属于日本租界——头道沟——的市街。从传说里他知道那里是常常发生着灾害的故事的。至于林青所提到这城东的那条河，根本他就没听说过。

“林老叔……你怎么一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那样发生着趣味呀？——有工夫再扯这些事吧，我们应该先吃喝点什么啦……”

他们一齐大笑了。

这城的东边，确实是有着一条河的。它是属于松花江的一条支流，名叫伊通河。除开冬季，这河是整年浑浊着，像一条寒伧的蚯蚓，



在那沿岸缺乏着树木的河床里懒懒地爬着自己的路。如果遇到连绵的雨天,它也会激怒一番,泛滥一番……但这时间经过并不长久,仍然又回复了原先那懒懒的样子。因为它的沿岸没有什么可以借水利运送的,加上它本身又存在着很多的沙洲和浅滩,在平常就不容易看到经行的船舶。除开冬天人们从它那里凿取一些冰块贮藏起来,预备夏天制作冰淇淋、冰藏箱的用途而外,它对于这座城的存在似乎再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可是林青还记得它,因为若干年前,他曾经在这条河边度过一个夏天。那时候这河还是宽阔的,深湛的,似乎也没有现在这样浑浊,两边岸上还有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灌木林、苇草塘;成群的野鸭子,各式各样的吃鱼鸟;两岸上随处搭着捕鱼人们架在空中的“窝铺”……那时候林青正帮着一个老人捕鱼,一天那老人卧病死了,他才沿了大路流浪去吉林城。

自从这城市的人口增多了,有些从城里运出的垃圾倾倒里面去或堆到沿岸来,这河流就一天一天地狭细和寒伧起来。河岸上的灌木林被人们残酷地砍伐着,一天比一天稀疏了,河水也一天比一天浑浊了,它的样子也就一天比一天变得愚蠢而平凡。那些捕鱼人们的“窝铺”不见了,食鱼鸟们也不见了,如今出现在它东岸一带是“吉长车站”和附带的一些车站工厂。西岸是一些破落古旧的乡村,和每天在建着的第二爱民村——人们叫溜了嘴就叫成“难民村”——事实这却也确是为了几年来不断移来的难民们而预备的,因为城市里再没有合适的地域容纳这些建筑了,它们就被选定在这河边。这里的居民,除开接连地移来的难民而外,原有的是一些烧砖瓦的窑民们和铁路上一些小散工们的家。最近因为城里要重新开辟路基了,那原来第一爱民村也准备开始向这面迁移了。

林青和汪大辫子的家是居住在第一爱民村,那是位置在划分中日交界一条排流污水小河下游的南岸。原先本是一片荒凉的坟场,后来又由煤渣和大量的垃圾堆积着,在平常那上面滚爬着一些杂色斑点似的拾荒的孩子们和一些寻食的野狗,如今这里却由木板皮建筑起一些规矩的小房,它们每天被形形色色的人们充塞着;每天那些小房也在增多,几年来它居然是一所几乎被这城中一般人们所知道有名的爱民村了。

这村的西端是靠近一条粗糙的大马路。因为它是专为行走一些运载重载双轮铁轮带大车们用的,它就不被修饰了。那路面简直是由一连串高高低低的小丘谷组成着的,当那些无载的空车子坚硬的铁轮



和石块咬啮着、磕砸着的时候，就发出一种可怕的空旷的响声，震响着这远远近近。但久了，人们也就忽略了它……

通过一条宽大坚实的木桥，紧靠着河北岸马路口的第一批灰色的建筑物，那是日本人经营的一家火柴工厂——这爱民村的一些孩子们，就大部分在这里面工作着。

几天过去了，就在这几天中林青几乎走遍了这城市的每条大小街道，也去过那条河。他到处寻找着二十年前的遗迹，但除开一些偶尔遗下的几个城门楼子而外，对于他几乎一切全像是重新安置起来的样子。这座平庸古老的城，已经一条春天的蛇似的蜕去了那冬眠的皮甲，开始了新的外观和生活了。

林荣已经不再作缝破鞋的生意，他弄到了一点钱又加上自己一些积蓄，竟在那条排流污水的小河——绰号“阴阳河”较上游的北岸，开了一座俄国式的小酒馆，这是专为附近一些建筑工人们预备的。这房子是长方形，用一些板皮之类匆匆忙忙搭造起来的。他把中间又用木板隔成一个上字，这样就可以成为三间小屋子。上字顶最宽阔的一间是酒客们饮食的地方，另外两间，一间作为这酒馆的灶头，一间就作了林荣一家四口的窠。林荣算为老板兼堂倌，林荣的老婆佛民娜算为厨师。最近他们正计划着要添一个助手，但这问题夫妻们还在争执着，这是因为林青的到来。林荣是不想叫老子参加这店里来，老婆的意见却要林青来替代林荣，丈夫有时间仍然可以出去做一做缝皮鞋的生意，这样，生活得就会更容易些。

“你知道，他是我的爹呀！……我们中国人是尊敬爹的啦，他怎么能在我们的酒馆里做堂倌呢？这人家要笑话。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比你们外国人……”林荣并不直接提出自己不乐意再去作缝破鞋的意见，他用这理由反驳着老婆。

“这是为了工作，为了大家生活得好一点呀。工作并不能降低了人的身份啊？我不懂得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会把工作的人看成卑贱，把不工作的人看成高贵的理由……”

林荣虽然有时候喜欢狡辩一番，弄点小聪明……但每次事件的结果，也还总是依了老婆。因为这女人是那般直接、固执……总是要把丈夫一只小老鼠似的降伏在自己的意志下面。

“随你的便吧……你自己去和他商量吧……”

无论什么事，林荣总是不要它们堆在自己的肩膀头上的，他总是尽可能想尽所有的方法把自己从任何可能的责任的压抑下解脱出来，



轻轻地让自己溜开着。但这一回他却没成功。

“他是你的老子，为什么你不能够说？”

“我的老子也就是你的老子……”林荣半玩笑地说。

“这不是我们俄国人的习惯……”

“你是嫁了中国人哪……就要学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可以打他儿子的老婆像打自己儿子一般……”

佛民娜的眼睛开始睁大了，她吃惊地认真地望着丈夫，扭着自己的手斩截地说：

“这不能……我说……这不能……”

林荣觉得自己胜利了，他就点起烟斗去抽烟，小眼睛半闭起来悠闲地笑着。结果还是由林荣答应和父亲来商量。

林青是不常到儿子的酒馆来的。从到了这城市以后，他只到这里来过三两次。他觉得不独和那黄头发的外国儿媳妇有着隔阂，就是对于林荣也好像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距离，两个人竟像兄弟或者朋友一般地谈着话，是那样有礼和客气地各人控制着自己的言语和感情。但林青对于儿子的那两个孩子，却暗暗地有着一一种爱恋。那孩子是不像父亲也不完全像母亲，他们的头发和眼珠已经变成棕色的了，他们的言语也是夹七夹八的不精纯。但从最小的一个鼻子上，林青似乎看到了自己的一些遗留——那是具有着尖尖的一只敏感而发红的小鼻头。孩子们对于这新来的“爷爷”是生疏而怀疑的。虽然林青几次也想要去摸一摸他们，但这两只顽皮的小狗却彼此惊愕地望一望，咕噜着跑开了。这使林青父子们都全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尴尬——更是林荣——彼此笑一笑。虽然林荣用着俄国话带着斥责味地企图唤回他们来，但孩子却笑着、跳着，最终是跑得无影无踪。

林青却每天要到汪大辫子的店房里来一趟。他看着那些每天从车站上下来的各色难民。有时候这难民客人们过多了，汪大辫子就前前后后地跑着指挥着一些伙计们，有时也斥责着，额头上滚着大颗的汗珠子……林青觉得汪大辫子似乎也完全变成了两个人，在凌河村那种迟钝的惫恹的动作，以及在狱里那失神落魄的神情，从这人身上竟完全看不到一点痕迹了。他竟像从来就是做这个小旅馆的账房而生活过来的一般。

“大辫子，你倒真像个商人了。”一天夜里，一切旅客全安置好了以后，在大辫子账房里，两个人吃着烧酒，林青笑着一只眼睛称赞着大辫子说。